

第一章

春臨大地，滌去凜冬的陰冷厚重，清澈湛藍的天空綴滿朵朵雲絮，彷彿是誰隨手撒下的輕軟棉花糖。

秦芊芊坐在人行道的長椅上，仰起頭透過綠芽蔥郁的樹梢間往上望。

神情怔忡的她此刻腦子裡什麼也不想，只是靜靜地坐著，無所事事的模樣和周遭穿梭的人潮形成強烈對比。

她有什麼好忙的呢？起早貪黑的認真工作只為了熬過三個月的試用期，甚至不惜去信用貸款購買公司的商品，因為業務經理告訴她這樣更能向老闆展現她對公司的向心力。

她到底有沒有能力撐過試用期？秦芊芊也不知道，反正公司倒了，如今她失業且負債。

可是她的人生谷底似乎還沒到頭，今天早上承租的套房因為其他房客引發火災，倉皇間她只來得及抓起背包跟外套就往外衝。

身無長物又無家可歸的她眼下除了呆坐在這裡，暫時想不出接下來要做什麼。

她也曉得此刻的自己沒有頹廢的本錢，理智催促著要她積極奮起找工作，或是趕緊尋找今晚的落腳處，再不濟也該返回套房看看還有哪些堪用的東西可以整理打包。

這些她都知道，可是她就是動不了……

無力地歪著頭繼續仰望頭頂的碧空如洗，秦芊芊的視線突然被一抹信步走來的高俊身影所吸引——

至少一百八十五公分的頎長身形在筆挺的西裝包裹下顯得肩寬腿長，挺拔昂立。往後梳整的大背頭非但沒有讓男子顯得流裡流氣，反而完美地烘托他立體的五官跟白皙的肌膚，鼻梁上的金邊眼鏡不僅為他增添了社會精英的氣質，更有一種難以言喻的神祕禁慾感。

這種天之驕子怎麼會走在路上呢？感覺上他不是剛從跑車裡跨出來，就是準備坐進頂級超跑的駕駛座。

秦芊芊這麼想著，精英男彷彿感覺到她的注視，轉頭望了過來。

她一眨眼猛回神，移開視線。

男子不再理她，在隔了幾步遠的長椅坐下來。

他放下手中的真皮後背包，脫掉身上的西裝外套，露出完美無瑕的白襯衫和剪裁合身的西裝背心，掏出手機開始熟練打字。

不知不覺移回視線的秦芊芊忍不住又在心底讚嘆，電視劇裡的商務型男也不過如此吧？

掩藏在白襯衫下賁起結實的手臂肌肉隨著他不經意的動作隱約可見，西裝背心更彰顯他寬肩瘦腰的完美倒三角身材，搭配那一雙隨興交疊的筆直長腿，硬生生將平凡尋常的白日街景變成一幅精緻的海報。

老天爺造物的時候，究竟可以多偏心呢？

兩張相隔不過兩公尺的長椅，一個是出類拔萃的社會精英，而她卻是一無所有、

一事無成的小魯蛇……

唉，現在的她連嫌棄自己的力氣都沒有了。

「會好轉的。」

身旁突然冒出的低沉聲音吸引了秦芊芊的注意，心底微詫的她轉頭望去，一位戴著墨鏡、手拄導盲杖的中年大叔不知何時站在她的旁邊。

不知為何，她的眼角不受控地再次瞥向另一張長椅上的精英男，只見他正拿著行動電話滔滔不絕地講著，壓根不曾朝這裡多看一眼。

秦芊芊忍不住暗自嘲笑自己，亂七八糟的幻想什麼呢，竟然以為人家會來跟她搭話。

「妳眼前的困境只是暫時的，雖然妳肯定會難過失意，但是這種小考驗是打不倒妳的，妳要相信妳自己。」

秦芊芊仰著頭說不出話，只覺得鼻頭有點酸，不清楚究竟是盲人大叔的話勾動自己的傷痛，還是他墨鏡下那一抹溫暖和煦的笑容莫名地讓她泫然欲泣？

「妳要相信老天爺不會給妳跨不過的考驗。」

「可是我真的覺得好難……」生活好難，努力好難，就連說服自己繼續邁開腳步走下去都變得那麼困難！

盲人大叔摸索著坐在秦芊芊的身邊，有一搭沒一搭的跟她聊天，沒多久她便發覺他的怪異之處——

他常常突然沉默靜止，做出側耳聆聽的模樣，彷彿有什麼人隨時在他的耳邊跟他低語。

秦芊芊嚥了嚥口水，身體悄悄往後縮退。

「這麼快就被妳發現了？別害怕，我不是神智不清的怪叔叔。其實我是個通靈師，就在前面不遠處擺攤幫人算命。」

「通靈師？」也就是……陰陽眼？

「說出來妳也許不相信，剛才開口跟妳搭話不是我的本意，是我身邊的神靈察覺妳的低潮與悲傷，祂想要鼓舞妳才讓我找妳說話。」

神靈？察覺到她的悲傷和難過，想安慰她？

「真的嗎？」狼狽多日卻不曾掉過一滴眼淚的秦芊芊，在這一刻淚水忽然浸濕了眼眶，迅速自眼角滑落下來。

「唉呀，妳怎麼……好吧好吧，祂說妳是個倔強的孩子，這麼多事情壓在妳的肩頭，妳還硬撐著不哭，現在就讓妳好好宣洩一下吧。」

秦芊芊在人來人往的人行道上忘形哭泣。

一直默默陪伴的大叔將導盲杖放在一旁，一手在她的肩膀後背來回拍撫，另一手則放在她的大腿上溫柔輕掌。

大叔的眼睛看不見，所以沒發現他的手擺放位置敏感吧？逐漸收拾心情的秦芊芊靦腆地移開他的手，「謝謝你陪我說話，我的心情好多了！」

「妳要感謝的是我身旁的神靈，是祂跟妳有緣。」大叔伸出手像是要摸索自己的導盲杖，不小心又在她的腰間、腿邊摸了幾把。

秦芊芊索性把導盲杖直接放到他的手裡。

「謝謝妳啊！不如妳跟我去我的算命攤坐坐吧？妳有什麼困難疑惑都可以請教祂，既然祂跟妳有緣，肯定會幫助妳的。」

「可是……我現在沒什麼錢。」

大叔的手又放到她的腿上拍撫，「既然我們聊得這麼愉快，妳意思性給一些就好。除了幫妳開運解惑，我還能給妳特製的保身符，有消災解厄、植福延壽、招財進寶、財源廣進的功效哦！」說完便要拉著秦芊芊的手站起來。

「欸？」秦芊芊忽然發現這位大叔的手勁好大，「但是我——」

突然，一隻大手橫空而出，強勢地扣住大叔的手腕。

秦芊芊詫異的順著那隻手臂望過去，赫然發現精英男不知何時竟來到他們的身邊。金邊眼鏡下，那一雙凌厲的眼眸正……嫌棄地瞪著她？

「唉呀唉呀，我的手——」

精英男淡漠的雙眸一轉，瞟向戴墨鏡的大叔，「你很喜歡裝殘障人士嗎？不如我來完成你的心願。」

他大手一招，大叔的哀叫聲益發響亮。

痛極的大叔用另一手揮拳企圖反擊，只可惜準頭不好被精英男輕鬆閃過，他鼻梁上的墨鏡也因此掉了下來，露出一雙又小又圓的老鼠眼，憤怒地瞪視精英男。

「你看得見？」吃驚的秦芊芊旋即會意，「原來你剛才是故意亂摸我！」

精英男輕嗤，「幸好，還不算太蠢。」

她小嘴一癟，忽然又想到，「那他剛剛說的神靈……」

「也是假的。」

「你怎麼知道？」

精英男的修長手指在自己的鏡框邊緣點了點，「我看得見，他身邊根本沒有鬼神。」

秦芊芊：「……」今天是什麼情況？真假通靈師搶著到她面前大顯神通？

「也就妳蠢，陌生人戴著墨鏡在妳面前演幾下，灌幾口廉價的心靈雞湯，妳就隨便讓人拉著走了。」

她的心彷彿被狠刺了一下，眼眶還未褪去的濕意像是在印證她的單純愚蠢，讓她羞愧低頭，再也不敢迎視精英男的目光。

心懷不軌的大叔敵不過精英男的身材優勢，三兩下就被趕跑了。

秦芊芊還沒開口感謝精英男的見義勇為，就見他整了整衣袖兩側，沒再理會她，轉身走向方才的長椅。

愚蠢之人的道謝，他可能也不想要吧？

緩緩坐回原位的秦芊芊不再仰望清澈蔚藍的天空，而是低頭沉默，努力克制著不讓因自我厭惡而冒出的淚水滑出眼眶。

剛才還不夠丟人嗎？她真的這麼糟嗎，連一個真心的慰問都不值得擁有？這該死又挫折的悲慘人生……

「別哭了。」

低沉磁性的嗓音自秦芊芊的頭頂飄落，她抬起頭，驀然撞進那一雙英氣又深邃的

雙眸。

「我沒哭！」

葉燄生覺得無語，敢情她聲線裡明顯的哽咽和眼眶中打轉的晶亮淚水都是他的錯覺？

他話鋒一轉，「妳想不想改運？」

原來精英男趕跑假通靈師，是為了要自己頂上來做生意？「我沒錢。」

「……錢的事晚點再說。」

她歪頭審視那張俊臉，他瞬間的停頓是不是有一點勉為其難的意味？

秦芊芊還來不及做出反應，葉燄生的大手已扣住她的手腕，像拉小雞似的一把將她拖扯起來。

她用力甩開他的手，「你幹什麼？」

他居高臨下地睇睨她，俊秀的眉宇間盡顯漫不經心的閒散與隨興，「有防備心是好事，但是妳無財無色，渾身上下有什麼值得我貪圖的？」

她一時噎住，竟不知該如何回嘴。

「妳只要知道我跟剛才那個假貨不一樣。走不走？」

說完，他也沒等她，逕自大跨步離開。

秦芊芊怔怔凝視那一抹高俊昂揚的背影，筆直修長的雙腿跨出的每一步都充滿穩健的氣息，自信桀傲的姿態，彷彿他步履所及，眼前便會自動闢出一條康莊大道。在她意識到之前，雙腳已經跟隨上去。

她知道自己這樣的舉動魯莽又愚蠢，但是……

就當作是天性吧，身在谷底的魯蛇情不自禁想追隨精英的光芒。

「這就是你說的改運？」秦芊芊看著桌面，覺得無言，這個男人不是精英，是騙子吧。

「怎麼，妳不喜歡西餐？」葉燄生大口品嚐眼前的海陸大餐，進食的速度雖快卻依舊不失優雅。

「這跟喜不喜歡沒有關係吧……」她以為他會帶她去寺廟或道觀，畢竟那種地方跟「改運」比較沾得上邊，沒想到精英男卻帶她來高級餐廳大快朵頤。

「外行人就是這麼膚淺，妳以為改運很簡單嗎？三炷香繞幾下就能改變運勢？當然要先填飽肚子才有體力處理那麼重要的工作。」

嗯，言之有理，而且她也確實餓了，眼前的海陸大餐看起來又是如此美味。「那我不客氣了？」

「快吃，別浪費時間，改運之前還有事前工作要準備。」

她因為他這句話而加緊咀嚼的速度，把腮幫子塞得鼓鼓的，活像一隻餓昏的花栗鼠。

看得出精英男確實忙碌，用餐期間他仍然不斷用手機傳送訊息或是用語音留言聯絡事情，內容跟某場大型會議的施行計畫有關。

他忙得沒空理會她，秦芊芊也樂得默默享用眼前的大餐，天知道她有多久不曾像現在這樣悠閒地感受美食的美好。

當秦芊芊捧著飽脹的肚子跨出餐廳門口，忽然覺得蔚藍的天空也沒那麼刺眼了。揹起真皮後背包的葉聶生居高臨下地睨了她一眼，沒錯過她唇邊微微揚起的舒心滿足的淺笑。

他悄然勾唇，「走吧，趕緊的，我沒空。」

「哦，好！」

下一站，葉聶生帶秦芊芊去玩一場以鬼屋探祕為主題的密室逃脫。

秦芊芊一時無語，斜仰小臉皺眉瞪他，嚴重懷疑精英男是在尋她開心吧！

「妳覺得我有閒功夫陪妳玩嗎？我看起來遊手好閒嗎？跟外行人溝通就是這麼辛苦，帶不動啊。」

「可是密室逃脫跟改運到底有什麼關係啊？」

「一般人想要改變運勢不是那麼容易的事，除非神靈出手，否則通常要把厄運走到底才能時來運轉。喏，妳看那裡面。」

葉聶生大手一擺，指向佈置成鬼屋的密室逃脫遊戲館門口。

秦芊芊跟著望過去，門扉另一頭，漆黑幽暗中泛著詭譎綠光，這恐怖的氛圍讓她不由得悄嚥口水。

「還有什麼比這種滿是陰暗鬼氣的地方更適合驅散妳的厄運？」

秦芊芊蹙眉思考，這人說的每一句話感覺上都似是而非，可是他專業持重的神態甚至是隨手扶捏金邊眼鏡的模樣卻又如此具有說服力……

「只要我進去玩一趟就能改運？」問出這句話，她都覺得自己智商堪慮。

果然，葉聶生賞了她一記看傻瓜的眼神，「哪有那麼簡單？我一直跟妳強調，這些都只是事前的準備工作。」他輕推她的背，「快進去吧，我已經在妳身上花費太多時間了。」

這人已經這樣催促她幾次了？好像她是哪個犄角旮旯冒出來找麻煩的遠房親戚，雖然厭煩卻又甩脫不掉，只能勉為其難地應付。

秦芊芊只能乖乖跨進門。

這個密室逃脫的背景是在中國古代的鬧鬼老宅，宅院裡原本居住著傳統戲班大大小小的成員，因為一樁縱火案導致無人生還，不知自己已經身死的戲班成員陰魂不散地流連在老宅裡，反覆演繹著生前唱戲排練、愛恨暗湧的日常。

每個房間都有需要通過的關卡，入場者除了要解答謎題順利通關之外，還可能被隱藏在各個地方的「鬼」驚嚇騷擾。

聽完工作人員說明的秦芊芊望著那一扇漆黑中透著詭異紅光的密室門口，遲遲不敢踏出第一步。

「妳有沒有覺得這種前路不明的恐懼感跟人生有點像？」

秦芊芊側頭仰望葉聶生俊逸的側臉，星眸劍眉一身傲氣的姿態英氣攝人，彷彿站在哪裡都會自成一個發光體。

一瞬間，她又感受到魯蛇女和精英男的巨大差距。

「對我來說可能是，對你應該不至於。」

「每個人要面對的課題都不一樣，老天爺有很多種考題。」葉燄生輕推她一把，「進去吧。」

「等、等等，我還沒做好準備……」渾身僵硬的秦芊芊這般說著，忽然感到背後一暖，低沉的嗓音自她頭頂飄落。

「怕什麼？妳不是一個人。」

「你會一直陪著我嗎？」說出這句話，秦芊芊驀地意會到其中的曖昧與歧義，叫她尷尬得想咬掉自己的舌頭。

葉燄生卻彷彿沒有察覺，伸手扳過她瘦削的肩胛，讓她直面密室門口，「妳記住，妳不是一個人，沒有人會被命運丟下，即使眼前看起來只有妳孤身一個。」

遲疑了幾秒的秦芊芊點點頭，鼓起勇氣走進眼前這一條幽暗狹窄的甬道。

一個溫婉甜美的女聲輕輕低訴，搭配兩側螢幕浮現的一幀幀畫面，開始向參與者描繪出故事的輪廓。

「我叫燕禎兒，自幼被送到戲班當小學徒，苦熬多年，我從戲台邊緣跑龍套的角色到逐漸站在舞台中央。前幾日班主程喜當眾說出考慮讓我取代當家花旦慕仙兒的位置，一時間有人真心為我高興，也有人鐵青著臉拂袖離去，就連班主夫人樓氏也意味不明地看了我好半晌。」

「當晚，班主的兒子，也是我們戲班的當家小生程沐哥帶我去酒樓慶祝，甫回到院子，我們便被慕仙兒攔住。她說了很多難聽的話，汗巖我和程沐哥有私情，嘲諷我是因為攀上班主兒子的關係才得以入班主的眼。其實慕仙兒真真是誤會了，我自幼和程沐哥相識，與他情同兄妹，無關乎男女情愛。」

秦芊芊駐足凝視螢幕裡的程沐，英氣俊雅，衣袖翩翩，和靚麗秀麗如花苞初放的燕禎兒站在一起著實賞心悅目。

只不過……她悄悄瞥了身旁的葉燄生一眼，心道：不及他。

「程沐哥很憤怒，難得對慕仙兒說了重話，她狠狠瞪了我一眼便含淚離去，程沐哥也轉身回房。看著他的背影，我心中滿是愧疚，因為我知道其實程沐哥心裡是有慕仙兒的。然而當我懷著沉重的心情打開自己的房門，卻發現屋子裡明顯被人翻動，一片狼藉。」

電視螢幕呈現出燕禎兒的視角，敞開的門扉裡一片凌亂，衣衫四處散落、水粉翻撒，就連窗邊的盆栽也被撞倒。

「這是遭小偷了？」

秦芊芊才喃喃低語，畫面裡忽然傳出像是木棍重擊的聲音，只聽見一聲悶哼，下一秒紅豔的鮮血迅速流遍地面。

隱藏在暗處的大門倏地敞開，一身白衣、披頭散髮且滿臉鮮血的燕禎兒突然矗立在他們面前，渾身還透著陰森綠光。

「啊！」秦芊芊嚇壞了，手摀著臉轉過身，猛地撞進一具溫暖厚實的胸膛中。

感覺懷裡的她不停地瑟瑟發抖，葉燄生暗嘆一聲，「冷靜點。」

「……嗯。」

說不清楚究竟是他磁性沉穩的嗓音安撫了自己，還是吹拂在耳邊的暖熱氣息具有安定心神的魔力，她在他的臂彎裡緩緩抬起頭，迎上那一雙幽黑如墨的眼眸。

「準備闖關了嗎？」

她沒有回答，只是悄悄捏緊他的白襯衫。

「我會在妳後面。」

秦芊芊默默咀嚼這句話帶給自己的安全感，深深吸了口氣，鼓足勇氣轉身面對幾步之遙的女鬼燕禎兒。

這只是遊戲，是假的，那女鬼是 NPC 扮演的！秦芊芊不斷地做著心理建設。

只是當女鬼泛著血絲的眼睛眨也不眨地直勾勾盯著她，緩緩伸出慘白的手指向右廂房，她還是忍不住下意識地往後退了一步——直到背抵在葉燄生結實炙熱的胸膛前。

原本黑漆漆的右廂房忽然透出光亮，還傳來激烈的吵架怒罵聲。

「走吧。」他索性拉起她的手走過去。

推開右廂房的門扉，只見班主程喜和妻子樓氏吵得不可開交，只不過這兩個 NPC 不僅灰頭土臉、陰氣森森，身上的衣裝也都有被大火熏燒過的痕跡。

秦芊芊緊貼在葉燄生的身側聆聽，原來程喜和樓氏正為了燕禎兒的身世吵架。

樓氏說話刻薄、句句明嘲暗諷，話裡有話的暗示燕禎兒不是抱養來的孤兒，而是程喜的私生女。

「而且聽起來，和程喜發生姦情的女子似乎是縣城裡的高官夫人，應該是當年戲班進府演出的時候勾搭上的。」看得入迷的秦芊芊努力踮起腳尖湊近葉燄生的耳邊低語，像是在分享偶然發現的八卦。

他微轉頭俯視著她目不轉睛的專注側臉，微翹的睫毛隨著她眨眼的動作一撮一撮地，兩顆閃閃發亮的眼珠子興味盎然地緊盯著人家夫妻撻狠話，看樣子是忘記害怕了。

葉燄生悄悄勾唇，接著調轉視線，不動聲色地將廂房四周掃視一遍，隱藏在金邊眼鏡後的犀利目光充滿審視意味。

「慕仙兒是我娘家那邊的人，她不是你說要換就能換的！程喜你別忘了，當初這個戲班可是我爹一手創立的。我把話撻在這兒，你若是真把我惹惱了，我便到縣衙老爺那兒掀了你的底！」

「妳這惡婆娘在威脅誰呢？老子就算要死也一定拖著妳給我墊背！」氣急敗壞的程喜對著妻子離去的背影憤怒大吼，旋即憂愁低語，「臭婆娘該不會真的發現我的祕密了吧？」

話說完，只見他凝視著那面磚牆的某一處。

那裡有什麼嗎？正看得津津有味的秦芊芊思索著。

忽然間，燈光一暗，下一秒「啪」的一聲，鬼氣陰森的燕禎兒驀地佇立在他們面前，慘白的臉龐流下兩行血淚，沉默地伸手指向程喜方才凝視的位置。

乍然受驚嚇的秦芊芊一聲尖叫硬生生地哽在喉嚨，差點把自己噎死，順不過氣的

她下意識緊緊握住葉聶生的手。

「找出來……我要知道我的身世……」

「知、知道了，妳別靠我這麼近！」

「不把祕密找出來，我就不放你們出去——」

葉聶生一把將顫巍巍的秦芊芊拉到身後，「好了，她快被妳嚇暈了。」

他磁性的嗓音搭配沉穩的神情，細微的肢體語言盡是對身後女子的護衛，英氣逼人的俊顏儘管面無表情，卻讓扮演燕禎兒的 NPC 感到忌憚。

燈光幾番閃爍之後，右廂房重現光明，屋子裡只剩秦芊芊與葉聶生。

望著面前寬厚的後背，終於平緩呼吸的秦芊芊幾乎捨不得移開目光。

葉聶生轉過身，「妳是不是忘了妳進來這裡的目的？」

低沉的嗓音透著些許冷淡，緩緩自她頭頂飄落，讓她身形微僵。

「妳打算躲在我背後，一路依靠別人替妳解決困難嗎？這就是妳想為自己改變命運的態度跟決心？」

那平淡的語氣宛如一根刺狠狠扎上秦芊芊的心，她緩緩揚起頭迎視他，顰起的眉頭暗暗顯露堅決，「不是，我從沒想過要依靠任何人！」

葉聶生質疑地挑了挑眉。

她忍不住氣惱，這人是故意彰顯魅力嗎？精英男應該清楚自己的挑眉殺又俊又颯，他一邊嘲諷一邊撩人，算是什麼事？

覺得自己不能再被看扁的秦芊芊與他拉開距離，力圖振作，轉身走向方才燕禎兒手指的磚牆，「程喜把燕禎兒的身世祕密藏在這裡的某個地方，得把它找出來才能離開這個房間。」

「理解力不錯。」

秦芊芊專心地摸索牆壁，沒有搭腔，因為心裡清楚他肯定早就知道這件事。

只是任憑她在牆面上如何又敲又摳，依舊一無所獲，別說是機關了，就連一點怪異之處都找不到。

就在她沮喪之際，忽然聽見「喀嚓」一聲，磚牆的某處突地凹陷了一角。

秦芊芊頗為驚訝，眼珠一轉，回身望向斜後方站在書桌旁的葉聶生。

他緩緩放下手中的硯台，「程喜確實將東西藏在牆壁上，可是開啟的機關卻不一定。我看樓氏不像是個通文墨的人，程喜若是有心藏匿，必定是藏在樓氏不會去碰觸的物品中。」

她忍不住朝他豎起大拇指。

沒想到葉聶生只是彎唇一哂，神情間毫無驕色。

這讓秦芊芊不由得詫異，或許是僵固的既有印象使然，她總覺得像他這種外型才智皆是天選的天之驕子，八成都有恃才傲物的毛病。

尤其他置身在這種鬼氣森森的環境裡卻依舊游刃有餘，高挺鼻梁上的金邊眼鏡在幽暗光線映照下甚至有種斯文敗類的邪魅氣質，這個時候他不是應該趾高氣揚地彰顯他的優秀嗎？

「妳打算一直盯著我嗎？」

「咳，我是想告訴你，接下來交給我處理！」

秦芊芊打開隱藏在磚牆中的神祕暗格，仔細探頭去看，「這裡有一封毛筆信跟一塊玉珮……信是縣衙老爺的夫人何氏寫給程喜的，上面交代她與程喜私通之後偷偷生下燕禎兒，然後託人連同證明身分的玉珮一起帶來戲班交給程喜撫養。」她正想拿著證據退開，卻見暗格內部詭異紅光乍起，程喜血淚掙掙的焦黑鬼臉條地隔著玻璃牆對她張牙舞爪——

「不准碰我的祕密！滾開！」

「啊——」秦芊芊急忙往後退，卻因為嚇到腿軟，一個踉蹌自己絆倒自己，瞬間失去平衡往後狠狠栽倒。

想像中的疼痛沒有到來，她跌進一個寬闊溫熱的胸膛，被穩穩地接住。

驚魂未定的她睜著大眼，驀然撞進一雙深邃沉穩的星眸。

那張俊顏居高臨下地睇視她，「妳說妳有沒有可能是第一個跌倒見血的密逃玩家？」

秦芊芊低喘著，這才發現自己靠在他懷裡，蒲扇般的大手貼扣在她的腰間，炙熱的體溫源源不斷地透過手掌傳遞而來，不僅迅速安撫了她的驚恐，還燒得她臉紅心慌。

她連忙站直身子，一時間竟不好意思迎視他，「我、我以為暗格的四周都是紅磚牆，沒想到正前方竟然是一片玻璃，程喜的鬼魂在另一端對我嘶吼……可是我拿到燕禎兒的身世證明了，你看，在這裡！」

「做得好。」

彷彿為了呼應葉聶生的稱讚，西廂房原本緊閉的門扉「啪嚓」一聲打開，鑲嵌在牆壁上的電視螢幕出現指引路線的箭頭。

「走吧！」秦芊芊率先跨出第一步。

呵，精英男剛才誇她做得好！雖然她心知肚明他才是順利通關的大功臣，但是她開始覺得自己並非一無是處，只要她努力，也可以提供一些貢獻。

就算失敗了也不怕，因為她的身後有他啊！

身邊有了倚仗之後，秦芊芊玩起遊戲漸漸得心應手。

雖然仍然會時不時地被突然冒出來的 NPC 給嚇著，每到推理解謎的關鍵時刻還是要仰賴葉聶生的智慧，但是她也確實逐漸玩出心得，並藉由通關解題的過程中開始累積自信。

「被你說中了，這裡真的有機關！」秦芊芊上半身趴在造景水井的邊緣，不怕髒地埋首在黑漆漆的井口內側。

幾番摸索後，她順利地挪動石磚找出樓氏與人偷情的鐵證。

「這麼快就能找出來，妳真厲害。」

感覺到葉聶生語氣裡的真誠，秦芊芊笑靨如花，「我發現我挺適合動手動腳的，只要一出手，幾乎不會落空！」

她眉飛色舞的得意嬌態神氣活現，和幾個小時前那一副黯然頹廢的淒慘模樣截然不同。

葉聶生睨了她一眼，微微勾起唇角。

「這是樓氏送給情郎的貼身肚兜，卻被人藏在這裡企圖拿這個把柄來威脅樓氏。我覺得你猜得沒錯，受人威脅的樓氏就是將迷藥摻雜在晚飯裡迷昏所有人的罪魁禍首。」

秦芊芊話語剛落，水井附近旋即響起刺耳的鬼哭神號，燈光忽明忽滅間，臉色陰森的樓氏突然出現在他們面前，風韻猶存的臉上掛著兩行血淚。

又被嚇了一跳的秦芊芊猛地往後閃，一腳撞進葉聶生的懷裡。

他仰起俊臉，有些無奈地道：「說出來妳也許不信，其實我沒有被他們嚇著，都是被妳的劇烈反應嚇到的。」

頭頂上緩緩飄落他滿是戲謔的低沉嗓音，強行將尖叫聲嚥回去的秦芊芊艱澀地開口，「你說這話真是不中聽，我反倒覺得我進步了，至少沒有跟他們一起尖叫，讓你聽鬼哭神號交響樂。」

他在笑嗎？依稀感覺到葉聶生結實胸膛的震動，她終於想起自己還緊貼在人家的懷裡，紅著臉退開。

樓氏猙獰著臉走近，「我一腔真情卻被人利用，最後連命也沒了……我冤枉！」秦芊芊嗤之以鼻，「妳背著丈夫找小王，還下藥把戲班的所有人迷昏，害得大家無法逃出火場無辜被燒死，妳哪裡冤啦？」

「我不知道事情會變成這樣！他說迷昏眾人是為了方便我們竊取財物遠走高飛，誰知他竟一把火將整個戲班都燒了，連我也沒放過！」

「妳是死有餘辜，我看妳就乾脆點，直接說出妳的姘頭是誰，也省得我們還要繼續闖下一關。」

果然是長進了，居然敢跟鬼模鬼樣的 NPC 吵架了。

緩步踱開的葉聶生噙著笑容在四周探看線索，忽地有一道飄忽的黑影自他眼角一閃而過，他心下一笑，呵，總算出現了！

唇角微抿的他不動聲色地放下手中的物品抬起頭，掩藏在金邊鏡框後的鷹隼眼眸迅速掃視周圍。

意外來得突如其來，正在和秦芊芊吵架的樓氏不知怎地腳下一滑，整個人朝身後的水井栽倒，眼看就要撞上去。

「啊！」

「小心——」秦芊芊一個箭步上前抓住樓氏的手，使勁將她扯離井邊，卻沒想到自己因為用力過猛刹不住車，反而直往水井摔去，「哇啊……」

一個精壯的臂膀猛地將她攬入懷中，穩住她後仰跌撞的身形。

驚魂未定的秦芊芊艱難地嚥著口水，就聽見頭頂上傳來葉聶生壓抑克制的吐氣聲——

「搞清楚，妳是來玩遊戲的，不是來玩命的！」

她在他懷裡微微瑟縮，掌心隔著白襯衫依舊能清晰感受到男子炙熱的體溫和線條

分明的腹肌。

秦芊芊猛然收回手，「對不起……還有，謝謝你又救了我。」

站在一旁的樓氏頂著一張陰森鬼臉，曖昧淺笑地看著他們，「在我們那個年代，救命之恩是要以身相許的。」

「裝鬼就算了，妳還想裝古人呢！」俏臉羞紅的秦芊芊飛快轉身拉開和葉聶生的距離，佯裝怒意藉以掩飾自己的尷尬，「也不想想是誰眼明手快抓住妳，不然妳現在就要摔傷了……咦，妳該不會是故意的吧？難道下一個謎題就藏在水井這邊？」

話說完，她就想湊過去尋找，卻被樓氏一把拉住。

「不要去！」

「妳這麼激動幹麼？」

她們倆的注意力都在彼此身上，反倒沒有發現，其實在樓氏出聲阻止之前，葉聶生已經早一步伸出手準備制止秦芊芊靠近那一口造景水井。

「前幾天我們內部彩排的時候，有個前輩也莫名其妙在井邊滑倒扭傷腳，我們當時就把那邊整理一番，地也擦了擦，卻沒看到什麼可能會讓人滑倒的東西，不知今天為什麼又這樣。現在那個前輩還在家裡休養呢，也是因為這樣，我才臨時上場頂替樓氏這個角色。」

眨著眼的秦芊芊湊近一看，「難怪妳看起來好年輕，根本不像班主夫人的年紀。」扮演樓氏的女孩笑出聲，「我還沒謝謝妳剛才及時拉了我一把，如果不是妳，我可能就跟前輩有同樣的下場了！」

這時，角落處的暗門忽然被人用力推開。

「小晴，妳有沒有受傷？」扮演程沐的男演員一臉焦急地衝了出來，伸手將扮演樓氏的女孩摟在懷裡，他的身後還跟了幾個工作人員。

「元哥，我沒事，多虧這位小姐拉住我，我才沒有跌倒。」

「我從監控畫面看到了，真的太感謝妳了，幸好有妳見義勇為。」

名叫元哥的男子感激地握緊秦芊芊的手，表達幾句感謝之後，他又匆匆忙忙地回到後台處理未完的工作。

鬼屋密室逃脫演變至今反而像是變裝派對，沒有了鬼哭狼嚎的音效和詭譎燈光的烘托，秦芊芊跟一眾年輕演員聊了起來，有說有笑。

面對眾人的迭聲道謝，秦芊芊又開心又覺得不好意思，俏臉微紅的同時又不由得暗自感到驕傲。

天知道她有多久不曾這樣肯定自己！過去的日子裡，她總是懊惱自己的無知與無能，厭棄自身的一無所成，喪失自信之餘也逐漸畏縮起來，不願和人互動交流。誰能想到她竟然會在一場遊戲裡重拾信心？而這個神奇的轉變是他帶給她的！隔著人群，秦芊芊眸光盈盈地凝視不遠處長相俊逸的葉聶生。

正在環顧四周的他若有所覺，停頓腳步側過身迎上她欣喜流轉的明燦目光。

他將她眉眼間的鮮明轉變看在眼裡，緩緩彎起唇角，朝她挑了挑眉，接著轉過身去不再看她。

秦芊芊的笑意逐漸褪去，為什麼她忽然有種感覺，一旦他們倆離開這裡，她與他就再也沒有交集的機會？

「幹麼一直盯著妳的帥男友？」小晴低聲笑著，輕撞秦芊芊的肩膀，「還沒看夠啊，莫非你們倆才剛談戀愛？」

秦芊芊趕緊收回目光，「我、我才沒有！我們不是……」

「拜託，這麼帥的男人，誰會看膩啊？」

「妳們看看他的寬肩瘦腰窄臀大長腿，嘖，這極品身材真是絕了！」

某個女孩充滿讚嘆的曖昧暗示引來眾人的推搡與嬌笑。

「不覺得他很有氣勢嗎？」燕禎兒的扮演者怯生生地開口，「我剛剛被他瞪了一眼，到現在還不太敢看他的眼睛呢。」

「噯噯，妳男朋友是不是哪個外商公司的高級職員？我第一次看到有人穿著西裝來玩密室逃脫耶。」

「原來他是翹班陪妳出來玩啊？好疼妳哦！」

幾個妝容鬼裡鬼氣的年輕女孩圍著秦芊芊嘰嘰喳喳，在這種群魔亂舞之下，她居然還能處之泰然，一瞬間她覺得自己真的成長了。

接著眾人話題一轉。

「小晴妳跟元哥說一聲吧，不是我們疑神疑鬼，遊戲館最近實在發生太多意外，真的讓人心裡發毛啊！」

燕禎兒的扮演者絞著手，小嘴囁嚅，「其實我那天聽到一個自稱有陰陽眼的玩家跟他同行的朋友說……說我們的遊戲館鬧鬼。」

「天啊！是真的鬼嗎？」

眾女子尖叫，驚懼的模樣搭配她們血淚斑駁的駭人妝容，搞得秦芊芊忽然間覺得喉嚨發癢，忍不住想嚎幾聲來聽聽。

小晴垮下肩，「我跟元哥說了啊，可是妳們也知道，他對鬼神的事情向來是不信的。」

「妳剛剛才親身經歷一遍，別告訴我妳方才是自己腳滑才差點跌倒的，難道妳想跟紅姊一樣在家休養嗎？」

還心有餘悸的小晴蒼白著臉色低聲道：「我、我也怕啊，可是元哥只跟我說他會找人來處理，叫我別擔心。」

陰陽眼？找人來處理鬧鬼的事？紛亂混沌間，秦芊芊的腦海裡隱約浮現一個猜測，視線旋即尋往葉箴生的方向。

只見他全神貫注地緊盯某個地方，清雋挺拔的身影彷彿隱隱戒備。

秦芊芊忽然有些不安，「你——」

他聞聲回過頭看了她一眼，又飛快瞟視她身邊眾人，幾不可見地對她搖搖頭。

「妳又在看妳男朋友啦？咦，他一個人站在那邊幹什麼——」

「欸，這個地方是不是可以藏人啊？」秦芊芊一把抓住小晴，將她跟眾人引到旁邊的角落處，「我剛剛就想問了，這裡是妳們準備的陷阱吧？萬一我沒有順利解題，馬上就會有鬼從這兒竄出來嚇唬我對不對？」

這番話引來眾女孩咯咯直笑，看樣子她猜對了！

「太缺德了，不怕把人嚇破膽嗎？」秦芊芊翻著白眼抱怨，然後看著身旁的 NPC 們興高采烈地分享其他玩家受到驚嚇的糗態，渾然忘了關注不遠處的精英男在幹什麼。

隔著些許距離，秦芊芊依稀看見他回身對自己露出一抹讚賞的微笑。

她笨拙又羞澀地想抿笑回應，他卻早已轉過身不再看她。

欣喜的星芒自秦芊芊眼中悄悄褪去，她不敢太明顯地凝視他以免再惹來其他人的關注，只能在交談的空檔用眼尾餘光觀看。

嚴格來說，精英男什麼也沒做，僅僅是佇立著，可是她知道，此刻的他全身蓄滿力量，宛如一頭準備狩獵的雲豹。

他獵捕的對象……是鬼嗎？

秦芊芊心中才懷疑著，下一秒就見葉燄生驀地揚起線條筆直的臂膀斜向空中，猶如一支蓄勢待發的箭矢，白色襯衫下結實贗起的肌肉隱約可見，只是背影卻已顯得英姿颯爽。

不知何時被他拈在指間的黃紙微微一彈指便順勢疾射而出，本該脆弱軟綿的紙張竟猶如利刃般射向某處。

那是符紙嗎？她好像看見上面有朱筆描畫的圖案。

這時，水井附近忽然竄出一陣陰風。

「空調是不是壞了？我怎麼突然覺得好冷啊。」

「我也是，雞皮疙瘩都起來了。」

「妳們沒有聽到嗎？我剛才好像聽見一聲慘叫聲……」

「噫，妳們幹麼？好嚇人！」

幾個女孩面露不安地圍在一起。

秦芊芊知道剛才的怪風肯定跟葉燄生甩出的符紙有關，她再也顧不得旁人的眼光，緊張地隔著距離凝視身形依舊挺直的他。

她屏息著，看著他閒庭信步在水井附近的牆面來回駐足，筆直修長的雙腿跨出的每一步都充滿優雅與自信，氣定神閒的姿態彷彿他只是一時間對牆壁的裝飾感到興趣而伸手觸摸。

但是目光一直不曾從他身上離開過的秦芊芊曉得，事情絕沒有他表現出來的那麼簡單！

他像是在禁錮某個東西，將那東西釘在牆壁上。

她看見他的右手飛快撚訣，然後在牆壁的四角以拇指為印劃出一個長形範圍，看起來就像……像一個成年人的身形。

忽地，整個房間的照明設備發出電線短路般的「啪嚓」聲響，幾盞燈光閃爍幾下之後全部熄滅。

「啊——」所有女孩不約而同地發出尖叫聲。

不到一分鐘，燈光復又亮起。

「哇啊！」秦芊芊驀地驚叫出聲，因為她發現精英男竟一聲不響地回到她身邊。

小晴沒好氣地翻白眼瞪視她，「這位客人，妳的反應可以再快一點嗎？」

「燈光暗的時候妳不喊，恢復光明了妳才鬼叫，這得多遲鈍啊？」

「我看她就是存心反嚇我們。」

秦芊芊簡直有口難辯。

葉聶生開口了，「反應這麼遲鈍的人很少見啊。」

「你！」這人居然還落井下石！

他揚起一抹輕快的笑容，俊美的臉龐流露出完成任務後的輕鬆，神情愜意地伸手摘掉鼻梁上的金框眼鏡，又順手解開白襯衫的幾顆釦子，渾然不覺自己這隨興恣意的姿態更有斯文敗類的氣質，惹來眾女孩的垂涎與注目。

接著他朝秦芊芊揚了揚下頷，「這裡沒有鬼了。我們走吧？」

怎麼會沒有鬼？他旁邊不就站了好幾個眼冒愛心的鬼妝 NPC 嗎？

但是秦芊芊知道，對他而言，這裡是真的沒有「鬼」了！

「……好。」

在眾女孩的遺憾哀嘆中，他們倆並肩走向出口處。

一腳跨出陰森幽暗的遊戲館，秦芊芊下意識伸手遮擋頭頂刺眼的午後陽光，這才發現原來他們在裡面待不到兩個小時的時間。

除去她被嚇得雞飛狗跳，只差沒尖叫打滾拖延了通關的速度之外，整個答題解謎的過程都進行得非常順利——因為身旁的精英男有顆金頭腦。

初初見他時，他西裝筆挺、自信昂揚，手機在手日理萬機的模样儼然社會精英的作派，沒想到他竟然真的會捉鬼！

一個念頭閃電般劃過秦芊芊的腦海，「你是特地過來這裡的吧？」

正在動手撥鬆頭髮的葉聶生停下動作，俯首定眼看她。

秦芊芊沒有閃躲地迎視他的目光，只覺得眼前這個男人的氣質轉眼間改變了。

取下金邊眼鏡、撥亂大背頭的他彷彿在卸除先前的偽裝，此刻佇立在藍天下的，眼眸清朗、眉宇軒昂，略顯鬆亂的短髮襯上他英氣白皙的俊顏，在明燦陽光的映照下倒顯得朝氣蓬勃，全然大學生的模樣。

秦芊芊這才察覺自己可能錯估了他的年齡，也許他比自己還年輕呢。

至於他先前所說……一切都是假的？

「這個遊戲館鬧鬼，已經害得不少人受傷，你今天是特地過來處理這件事，所以玩遊戲是假的，說要幫我改運也是假的，你只是需要有人跟你一起佯裝成客人進場，對嗎？」

「邏輯性強，反應又靈敏，不錯！」

看著葉聶生雙手環胸衝著自己讚賞一笑，秦芊芊心中感覺被騙的那一點惱怒隨之消散。

她有什麼好惱的？一直接受幫助的明明是她。

可是要她多說幾句珍重再見的話她也擠不出來，畢竟這一切都是假的，她若是再繼續真情實感下去，豈不是蠢得沒邊了？

「……謝謝你，那我走了。」

「欸。」

一隻大掌突然從天而降精準地扣住秦芊芊的頭頂，止住她轉身的動作。

不敢相信自己居然被一隻手控制得動彈不得，僵著頸脖的她只能轉動眼珠不爽地瞪他。

這人竟然還好意思笑？

「妳這樣好像一隻惱怒的天竺鼠。」

「是誰讓我惱怒的？」不對，她該澄清的不應該是天竺鼠的部分嗎？

果然，葉聶生笑得更歡快了，更像陽光帥氣的大學生。

「有件事妳說錯了，我不需要拖一個人陪我進去裝客人，只要我一通電話，那個叫元哥的館長就會幫我清場。」他也不用浪費那麼多時間，還真的玩遊戲通關呢。

「那你為什麼——」

「可能是不放心妳一個人吧。」葉聶生聳聳肩。

那種感覺就像在路邊看到一隻頹喪癱軟的天竺鼠，那副仰頭望天、生無可戀的模樣令人無法忽視。

就在他猶豫要不要伸手戳弄幾下激發她的生命力，再給她灌幾口心靈雞湯的時候，沒想到居然還有人想對著這隻淒慘的天竺鼠裝瞎趁機欺負佔便宜？這他可看下去。

但是自己今天行程滿檔該怎麼呢？只能抓著這隻天竺鼠一起走啦！

「改運的部分確實是假的。」想要天竺鼠跟他一起走，總要有個能說服她的理由，

「我不知道妳的生活中遭遇了什麼，但是剛才解謎闖關的過程中妳一直表現得積極靈敏、反應迅速，我相信以妳這樣的特質，困境跟挫折都只是暫時的，妳絕對有能力闖過去的。」

葉聶生緩緩收回自己的手，俯首凝視她突然泛紅的眼眶……與她微微揚起的嘴角。笑中帶淚的模樣竟讓他覺得有些可愛，這是怎麼回事？

「妳也知道妳剛才表現得很好吧？」

「……嗯！」

葉聶生笑了，這隻天竺鼠可真是不懂謙虛。

她揚起螓首，對他露出一抹最甜美的笑容，「謝謝你！」

好吧，確實很可愛，不只是「有些」而已。葉聶生伸手扳過她的肩胛讓她面對前方，接著在她背後合掌輕推，「那麼去吧，去解決它們！」

秦芊芊吸了口氣，抬頭挺胸的往前一步一步邁進。

燦爛的陽光穿透綠蔭照亮了她的前路，適巧亮起的綠燈讓她不需停下腳步繼續跨步前行，前方號誌裡的小綠人陪她踏穩腳下的步伐，越過車水馬龍的喧鬧街口。

當秦芊芊踩過最後一條斑馬線，她終於忍不住回身望去……

他果然已經不在那裡，人來人往間早已沒了那一抹清雋俊逸的身影。

突然襲上心頭的眷戀不捨讓佇立在街頭的她顯得有些寂寥。

秦芊芊第一次發現自己的直覺竟能那麼靈驗——他倆果然沒有再交集的機會。

再見！既是聰穎幹練的社會精英，也可以是帥氣活力的大學生，神奇又神祕的男

子，希望我們還有機會再見。

Crescent